

## 山乡雨事

桂人庆

回故乡,没料到与一场绵绵不绝的春雨相遇。我们喜欢大自然的馈赠,春雨的到来,让人喜形于色,又让人不断遐思。

雨的温柔在夜里才能真切地体会,四周万籁俱寂,耳边只听见自己的呼吸与心跳。窗户玻璃被淅淅沥沥的雨滴拍打,像情人在耳边喃喃细语,更似故人来访的问候。

故乡多夜雨,大多数的雨也是从夜间开始。在整座城市熄灯安眠时,忽而一声电闪雷鸣,冲破夜的寂静,在沉默几秒后,雨水拉开了它的交响乐曲。硕大的雨珠打在油绿的树叶上,打在古硬的树皮上,打在泥土上,打在水泥上,打在屋顶上,打在玻璃窗上……瞬间,小城里所有的生命与物品都成了雨水的乐器,它肆意地敲打着,让整座城演奏着交响乐。

不论外面有多大的声响,对于安睡的人们来说,都不过是安眠曲罢了。有时它也会随着城市里发酵的困意,变得软绵起来。直到黎明,人们从房屋中走出,走进绵绵的细雨里。他们踩踏积水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这声音似乎吵醒了雨,雨便又大了,像个慵懒的女孩。它变得密集,白晃晃的雨水直直地落下。虽说多多少少给人带来烦恼,但心软的它早已没了昨晚的气势,只是假装下得大,吓唬吓唬傲慢的人类罢了。你瞧,一会儿它就没了力气,便又变得软绵绵了。

雨水稀稀疏疏,下得缓、下得柔,或许是昨晚的气消去后,感到一股浓郁的忧伤。它想告诉故乡的人们,告诉这里的每一片树叶、每一块砖石、每一把泥土,它的相思与忧愁。

这样的早晨,人们不慌不忙,撑着伞,来来往往。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大爷,在大弯路上顺势滑下,老旧的自行车发出划破长空的“嘎吱”声响。出



时光留影 盛近 摄

门买菜的婶婶们,一手挎着菜篮,一手提着布包,伞也不打,任雨水湿润她们的头发。雨儿开始下得愈发密集,但很缓,雨粒细小,像是一团雾笼罩小城。远山烟雾缭绕,本就是依山而建的小城,也似乎被遮掩在这烟雨之中。人们看不清楚远山的模样,瞧不清楚太远的地方,那里都是虚幻、缥缈的景象。殊不知,这里的人们,在远方的人们看来,也不过是雾里看花。这样,所有人变得孤独,变得和这雨一样忧伤。

石阶上,水流缓缓。昨夜被雨水打落下的树叶,堆积在石阶上,其上躺着一只逝去的蝉,四肢环抱。雨水把树叶洗得亮,蝉也仿佛接受了洗礼,一脸安和模样。或许,是整座小城,都接受了雨水的洗礼。终于,雨停了,明亮的光线从乌云中冲射开来,照在树叶上,闪着绿光;照在树干上,时间的气息从龟裂的树皮里蔓延开来;照在大地上,青草和泥土的香味冉冉上升;照在石板阶梯上,照在堆积的树叶上,照在蝉儿身上。小城的雨停了,一切忧愁、死亡、寂静都随着那雨水一同离去,只剩万物复苏的激昂。人们的欢声笑语,在这明媚阳光之下,肆意穿梭于房屋砖瓦之间。

小城开始繁忙,街道人群密集,疲劳、世俗、喧嚣逐渐充溢城中。直到夜幕降临,直到雨儿再次到来。春雨细如丝,故乡的春天也因为这场雨,变得多情,动人。也许,每一次风雨都是天地与万物的缘,每一次对决都是困难与信念的遇见;也许,每一次花开都需要风雨的加持,每一次胜利都有艰难的徘徊;也许,只有将眼前的这扇窗户推开,才能拥这雨终风离后的明媚入怀。

面对四月的风雨,我们渺小如尘埃,而风雨之于大地,又将推动无数生命的来去,周而复始……

## 圣华哥

吴敬明

人生路上,有很多沟沟坎坎,有人对你伸一把手,你就会一路顺畅,乘风破浪。下放农村时,我的屋后有条小河,冬天河心淌着一股水,平时想去对岸办点事,总要弯个几里路,过一道桥,再往回走一段路,七弯八拐的,半天时间就过去了。有一次和生产队的会计一起过河办事,会计姓陈,大名圣华,中等身材,长得胖胖乎乎的,平日一脸笑容,人家都叫他胖子。刚下农村时,我叫他陈会计,时间久了,我们相处得不错,他就不让我叫他陈会计,说叫哥吧,后来我就叫他圣华哥。

圣华哥是个外憨内秀的人,一笔字让我自愧不如,庄稼活样样精通,除了用牛。他说牛很苦,吃草受累不说,做那么重的活,还要遭受鞭答,这造孽的活我不想做。当然能用牛的人,都是队里做农活的行家里手。

我最喜欢初春二三月时和圣华哥去罩鱼。我下放的地方是小圩区,只有四五百亩的地面,隔着一条约河的汪老屋,是有一千多亩水田的大圩区,田地连片,沟渠交错,一到春雨蒙蒙的夜晚,空旷的田畈,总有不少火把打破黑夜的寂

寞,平添一股野气。圣华哥一手举火把,一手拿鱼罩,沿渠逡巡,突然手起罩落,我还在惊乱中,他已从罩里抓出一条鱼来,看他那个机灵劲,我怀疑这人是不是平日里的圣华哥。不到两个小时,我背的鱼篓已满满实实,都是清一色的大鲫鱼。

那年冬天,公社通知我去大队部填招工表,说中午前必须赶到,否则要等下一批了。下一批还不知是哪个猴年马月,我赶紧去找圣华哥,他是会计,管着公章。我喘着气赶到他家时,已经十点多了,我匆匆说明来意,拉着他就出了大门,他却叫我从他家后门走,我说河里有水,天冷我不想脱脚。他说不用脱脚,说完,从墙角顺手拿起一张板锄来到河边。圣华哥挥锄在河滩上打了几块草皮,填到水里,然后,我们踩着草皮一跳就到了对岸的沙滩上。我说圣华哥,你这几块草皮一填,我们就少跑了几里路。圣华哥说你今天去办大事,一定要抓住机会,找人办事不容易,我周旋一下,就节省了許多时间。我点头不语,但对周旋两个字,却有深深地触动。

圣华哥已作古多年,但他的那次周旋,真的是我艰难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一步。

## 闲暇之约

鲁珉

“有时裁尺素,无事约残黄。”唐代权德舆的诗句,道出了人们闲暇之余所做之事。

闲暇之约是人们交流的一种方式。但很多相约总会带有一些功利性,托人办事,疏通关系,答谢回赠。这种相约其实很累。

对于淡泊的人来说,闲暇之约才是最好的。三五老友围坐,品茶喝酒,谈天说地,远离闹市,想啥说啥。这种之约,才是新朋老友间相约的初心。

闲暇之约是轻松的,为某事而约是负累的。如此之约,犹如古人的同好相约,煮酒、咏诗、作文、书画,乐而为之。

苏轼被贬黄州时,常与故交马正卿相聚。对于处于人生低谷的苏轼来说,那种相聚是淡泊的。他还在马的鼓动下,于郊外开垦荒地数十亩,躬耕其中,东坡之名也得于此。他与田野村夫共处溪流山野之间,煮茶喝酒,不亦乐乎。他还喜亲手做美食,黄州鱼肥,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《煮鱼法》,记述了烹鱼的全过程。邀约别人,并无有事相求,只觉美食不能独享。沉闷的生活有了无求的聚会,也就有了市井味的气息。

黄永玉还在凤凰的时候,闲暇之余喜欢邀约三朋四友小聚。沱江边的小茶馆,是他常去的地方。一壶茶,半壶酒,几碟小吃,三五好友,围坐一张小方桌,说古谈今,好不惬意。高兴了,喊店小二拿来笔墨,随手画一张沱江风景图。只是那个时候,他的画不值几个钱。若店小二有心收藏,后来肯定会卖出大价钱。

国人相聚,多半是吃吃喝喝。不论是达官贵人,还是普通百姓,名家名人也不例外。汪曾祺也是美食家,他曾说: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人间烟火。他每到一个地方,首先就会寻找当地美食。自己吃还不够,还会邀约他人。不管是认识的,还是不认识的,只要遇上,就相邀。席间除了谈论美食,几乎没有别的话题,很纯粹。

老友大郑,已退居二线。从前在位的时候,我们很少相聚。倒是现在,隔一段时间就会聚一次。很多时候是去城郊,寻一处幽静的民宿小栈,先在其小院中的桌椅上坐小半天,说说趣闻,聊聊轶事,然后必定小酌小饮。有时吃着喝着,又想起某个老友来,立马电话告之,闲聊便又多一人,无拘无束,无须礼节。仅此而已,感觉生活很快乐。

闲暇之约,除了合适的地方,也要有合适的时间。如春风拂柳时,夏荷满池间,秋桔飘香地,冬雪皑皑天。更主要的,是要有合适的人。不能带有私念,也不能是有求于人。

闲暇之约虽无一定之规,但也是有讲究的。比如地点,若在城市,不能在人多鼎沸的大酒店,背街小巷比较好。最好是乡下,几间普通的农舍,有个小院,门前最好有一条小溪。屋檐下有几窝麻雀,门前有几棵老树,树上有几窝喜鹊。四方桌上几碟小菜,一锅香喷喷的腊猪蹄,一小壶自酿的苞谷酒,太好不过了。

闲暇之约,自然就有说不尽的话。每每散场时,大家都意犹未尽。异口同声地说,哪天再聚。

好吧,下次。等一个下雨天,一起去看洒落满地的残黄。

